嘉笔禾徵獻錄

嘉禾徵獻錄外紀一

郡人盛楓丹山輯

仙道流

男[illegible]校訂

冷謙　周元真

沈道寧　金宗周

徐淵　許至震

朱良菴　張復

朱棲林　嚴頭陀 崔光頭 李赤肚

金嬾仙　許宗 沈谷

郁從周　徐頴

史丐　　　魯生

魯質

冷謙字啓敬本錢塘人祝允明野記作武陵人陵字訛元中統初與劉秉忠從沙門海雲游秉忠爲相謙乃棄釋游雲川交趙孟頫嘗同在四明故相史彌遠家觀李思訓畫遂放之深得其趣因以善繪稱後遇異人授中黃大丹傳張氏悟眞之旨遂遯蹟黃冠見野記寓郡城嘗與友人游西湖一日值中秋同儕泛月獨不召謙謙入室以墨塗鏡上袖之高臥忽黑雲一片墨如著月下

知其所爲急召之則取鏡拭墨月明如晝無纖雲之
礙盡懽而罷洪武初爲太常協律郎上以前代樂章
不稱命尚書詹同陶凱等與謙更制其詞名曰晏樂
九奏至洪武四年戍上之謙有友貧不能自存謙曰
有指一所有藏金二錠可取之慎毋將帶片物遺落
乃於壁間畫一門一鶴守之令叩門門忽自開入其
室金寶充牣因取二錠以出亡其所攜路引他日爲
藏吏得引以聞執其人訊之并逮謙將至謂逮者曰
安得少水以救吾渴逮者以瓶汲水與之謙且飲且

以身入瓶中逮者驚曰汝無然吾輩坐汝死矣謙曰
無害第以瓶至御前如其言上問之瓶中應如響上
曰但出見朕不汝殺也謙對曰有罪不敢出上怒碎
其瓶復呼之片片皆應少頃見謙走入殿柱中不復
出野記謙嘗於至元六年五月五日作仙弈圖以遺
三丰遯老三丰遯老者即所謂張剌闥也迨永樂
二年圖歸太師淇國邱公家近流落一友家倩予欽
詠其圖作奇縱異沼林木室宇種種軒特屋內為仙
弈沼中荷花正豔癸仙姝游採其旁張題及謙終事
第云天朝維新君有畫鶴之詔隱壁仙逝盖諱之也
城東北玄妙觀有謙祠三面距水今墊汙荒冢塞路
好事往祈夢多奇驗云

周元真字元初嘉興人父歿獨隨母居忽有龐眉翁類道人劒客者過之愛其精神充溢因為道家冠服被之踰年投紫虛觀李拱瑞為道士拱瑞南谷杜真人高弟也得劾召鬼神之術周伯溫紀畧先生受法於廣養浩步雲罔雲罔受之張雷所雷所受之王繼華繼華受之莫月鼎開元寺沙彌為狐所媚羸瘵垂死元真噓氣禁呪之狐即躍出衆殺狐疾愈邑人范廷芳有子曰孟奎有蛇鬼為祟沈痼不能脫元真飛符往劾之遂絕受靈寶大法於曹桂孫會吳越被兵游魂出為厲元真建壇陳醮忽白鶴五十回翔

壇上久而後去及浮河爇燈二燈飛走高懸柳枝之上人驚以為神武士沈實母歿痛念之弗置聘元真修祠事實因問曰聞君能召鶴有諸曰然遂書符要之鶴自空來者四十有二實喜復問曰君能致吾母魂魄乎曰可即剪紙為旌令童子執之左右顧睬作叱嘯聲旌重將壓地母降於童音聲威儀如平生實與家人環之以泣洪武戊申京師旱太師韓國公李善長命左司郎中劉允中迎元真至設雷壇於治城山朱書鐵符投江中波濤遽興元真夜坐斗下達旦

握劍上壇俄見陰雲蔽空大風拔木雨降如注人見黑龍蜿蜒於西方迨午始霽善長贈以幣弗受東歸明年己酉上欲問鬼神情狀被召賜讌於光祿寺禮遣還辛亥上復召至京見於武樓從容賜坐訪雷霆所以神之故奏對稱旨壬子春三月不雨中書右丞相汪廣洋命元真致禱仍於冶城山建壇其應如初嘗構來鶴軒於丹霞道院（靜志居詩話來鶴事一在至正十七年一在十八年一在洪武十四年一在十五年一在二十七年）晚歲焚香默坐而已自稱為鶴林高士

沈道寧（一作道凝）字野雲烏程人為毓秀觀道士破衲不掩體時時醉臥穢地頭有瘍血淋漓不止人因呼為沈爛頭師厭之逐去復來加之以杖不去忽得遁形術驅使風雷無不立應靖難時大獄繁興株連不已道寧在都下稱設牢詣諸王府化饅餕有施一萬者道寧徐納袖中未嘗滿使人覘之則鼾臥道上兩袖無所有錦衣獄卒報有道人不知從何而入分餉饅餕於獄因慮有變繫之獄因其自言本貫牒嘉興問所從來則沈道人故在忽不見乃攝觀主至而獄中

所繫依然成祖北狩仁廟監國問事多奇驗一日忽大笑則成祖師勝賜從臣宴也忽大哭則榆木晏駕時也仁宗召入宮敬事之後還山敕賜三品誥命一道

詞曰朕惟玄元之道靜虛為宗清淨為體虛運為德生生為用惟至道之士凝情太玄游神太虛抱真而秉誠用能參贊元化保合太和博濟羣倫陰翊皇度其有功於國家生民尚矣朕君臨天下永惟宗社之重兆姓之眾仰資玄化祚我隆安咨爾沈道寧授受有自造詣精徹靈齋道真體玄含素超然物表與天者游至於推以濟人朕嘗屢試其效令特命爾為混元純一沖虛湛寂清淨無為承宣布澤助國佑民廣大至道高士於戲惟天以至仁生民惟朕以仁民奉天若參幹化機導合和氣俾民安而物阜國泰而運隆盍懋爾之純誠用協迎於景福欽哉

又嘗賜牙章一方文曰湛然

純一命初地菴之後有沈爛頭墓明史附方伎張正常傳後

金宗周字歸儒嘉興人正德間為玉樞觀道士徧游名山訪道歸日坐一榻不事櫛沐髮如氊指甲如鈎或數日不食或并日而食嘗有鼻筋下垂須臾復上大雪跏趺庭中四旁尺許纖毫不染人皆呼為金仙里人叩休咎其應如響武進唐中丞順之微服叩問語移日最後將別去謂之曰文章名世自足何必大將然後稱功名順之初不解至晩節狼狽人始悟其言唐集有金老相逢知法器句註嘉興金道士三十年不下牀三十年不開口冬夏一絮被自擁余叩

之以指畫桌許余入道倭寇侵城合城逃避宗周獨坐觀門内羣寇持刀排闥諦視乃真武像相顧錯愕而去一夕沐浴更衣端坐朗吟曰一聲玄鶴當頭唳誤入塵寰七十年從此白雲歸去好依然明月在中天吟畢即化時嘉靖乙丑臘月二日也

徐淵字湛虛一字月汀號秋沙海鹽人少棄俗爲棲真觀道士觀自成化中道士蘇應玄建至萬歷初圯壞淵悉更新之巋然爲一邑壯觀落成時其自述詩有人愚自墮移山計天漏誰傳補石方之句其一生心力

蓋盡於此有水月軒集

許至震字東山嘉善人得正一法能驅役鬼神所祈必有奇效邑中錢氏數有火患求至震解禳爲結法壇貯水一缸於庭中咒之時正隆冬水熱如沸湯不可探有朱姓者出外歸忽得癇疾其子乞至震爲救至震命淨竈潔釜貯水其中仗劍作法後其家人偷視之見有黑魚長尺許游釜中大驚放之至震頓足曰此怪也我將斬之柰何放去疾殆不可治矣果顛狂數月而死至震更善寫真神似

朱艮菴嘉興人棄俗為太古院道士遇異人授以黃白之術知而不為蕭然屏處南城崇福宮宋時學士范鎮與道士魯沐玄善為建來鶴軒居之至元初漸頹廢餘復燬於火羽流散去艮菴惻然趺坐其處不食者七晝夜士庶感慟聞於有司為清其隱佔締搆焉年九十三端坐而逝李日華六研齋筆記宋南蹕臨安倚吾禾為畿輔孝皇登極又為湯沐多戚里貴公流寓人文鬱然每試士輒於郡南謂之南宮又築一枝堂取郤詵桂枝之義為多士祝也而實為羽流禮斗祈星之地往往有仙真異人來棲止者

張復字復陽號南山平湖人初為儒者既娶有感棄

去從艮菴學道妻亦爲尼復善詩工畫丰神淡遠又註釋性理大全四書標題若干卷嘗游金陵朝天宮與尹蓬頭爲侶深譚道要旁人不解一字巡按御史孔某聞其人檄郡守召之不時至守怒復乃擔一囊書往餘杭之洞霄宮先是洞霄石壁有張果老題字云五百年吾當挑書再來復見之欣然作詩曰蒼苔白石淨無埃洞向風雷起處開剩有生前岩穴債挑書今日又重來俄有虎從石壁中出時時隨行麾之不去閱二十年乃還有司爲建樓玄樓居之弘治三

年年八十八尸解去空中聞笙管聲香氣經月不散舉棺甚輕至今以鐵索懸一枝堂中如空器焉名賢所兩外錄作宋代人誤

朱棲林者復之高弟也嘗夏月夜坐鼓氣作運雷聲聞數里內閤鉛山費宏應召泊西水驛訪之相見甚歡時世廟方修玄宏許以薦達棲林笑而不答年八十五而化

嚴頭陀錢塘人以與棲林善遂止崇福寺二十餘年海鹽鄭從周聞道於頭陀有得遂棄公車從之游一

日從周與飲湖上沾醉履行水面者十餘丈從周入武彝頭陀隱句曲每登峰步虚識者呼之不應或遥拜則揺手大笑嘗授道於崔兊頭囑曰南宫我嘗神依之汝當居此以繼吾志頭陀弟子又有李赤肚者一作出度魁岸疎畧飲酒至一石噉肉數斤遇儒者輒縱談名理人莫測其胸次也

金嬾仙别號心齋道人精三教之理兼能望氣當頭陀之化也崔兊頭鍊丹吳興山中為蛟水衝突漂浮海面者七日至四明漁舟援之登岸嬾仙望異氣知

之乃往迎歸事之如師遂盡得頭陀之道每夜分起坐人視其面別有光如月輪照一室年七十餘客華亭化去

許宗字廓無秀水人自嬾仙化後宗號能詩士人爭與之交來鶴軒久蕪廢因於其旁建斗閣頗爲莊嚴所著有立中直指金丹直指道流有文行者郡中推崇福爲第一自晉沐玄以下艮菴復陽棲林頭陀赤肚嬾仙先後號七真焉宗之後又有沈谷字秋澗工書法

郁泰初名從周嘉興人自幼神骨清爽嘗閭門靜坐時時吟詠亦善鼓琴為諸生登嘉靖乙酉本省鄉薦再上公車不第即棄去瓢衲出遊或數年一歸省其母後遂去莫知所之嘗至南嶽遇異人有所指授後復遇張紫陽昇以大丹要訣乃還武林賣藥於市萬歷壬午春期往建昌煉藥忽云吾丹道垂成而塵刼已滿我將去矣遂默不言化後滿室氤氳如蘭麝之馨者數日有雲陽先生遺稿

舊傳魏塘鎮有蔣老人者宣德初析為嘉善縣知縣鄭時往訪之至則草屋三間年八十餘時問曰聞先生二十年不至戶外有之乎老人曰不然十五

年前曾在門前槐樹下納涼二次云云其說已見沈存中筆談但彼為杜生而十五年前曾在桑樹下納涼為少異耳恐好事者小變其語移之蔣老人耳

徐頒字渭友改字巢友海鹽人諸生以誤試期黜薙髮遯於僧未幾復巾服為道士自楚歸入茅山結廬久之復出游江南燕洛間好談兵以徐鴻客姚榮請自許甲申流浪江湖至金陵數以策干當事不見用去入閩粵不知所終頒能詩高自位置人不甚知之獨洞庭葛震甫稱其詩曰不多作不苟作不為應酬之作蓋當時能詩者多游豪貴之門率干謁倡和之

句而頫獨不屑云

史丐嘉興人崇禎末士人子也年十七已娶忽若有悟垢其衣冠去爲丐營土窟於郡城外之清河橋初寒則浴於河人視之其氣烝鬱若沸湯酷暑則衣敗絮數重亦不覺其汗惟深護兩足不令人見每乞食已端坐道中始作兒啼聲既作讀書聲婚嫁鼓吹歌唱聲少頃復作兒啼聲問作夫婦詬厲聲旋作疾病呻吟聲復作哭聲已作喪家鐃鈸鼓吹聲起大笑而去問歸憐其妻父促父母嫁之妻不欲遂去　國初

年五十餘矣一日忽詣解元黃濤所謂其僕曰幸致解元明日乞為我覔一居止僕佯諾明午入言史丐死矣僕大驚乃告主人往視則端坐瞑目逝人為置龕治具闢土葬之逾年邑中道士有扶乩者丐憑之為詩以謝里人人始嘆異不以丐目之矣鈕琇觚賸

嘉興東門外有史癡者娶婦甚美遣之別嫁佯狂行乞於市所乞之家必倍償以是遇其來輒施以錢或有過門不入者雖招與之不顧也逢首髮亂如絲冱寒時身衣草衫以破絮纏兩足日至河中濯之曳冰而走琤琮有聲以為樂乞錢沽酒飲輒醉餘錢置道旁牆隙中云有緣者任得之間與人言禍福多奇驗

曾生不知其鄉里名號自云宋簡肅公裔嘗衣異服

靸雙鬆冬夏披棉被數層足踏芒鞋肩挑竹杖上挂
蕭管鼓板行則𥫗𥫗然時時高叫曰快活快活真快
活夜臥必在飛簷殿脊城堵之上或見其疾行雉堞
間如飛鳥時或仰臥女牆弄簫聲徹雲表凡魯生經
過老幼隨之一日有巨商邀入園中飲以酒復以銀
盆盛燒酒三四斤魯生出其勢垂盆中吸酒有聲唼
唼片時而盡漸覺面有酒色松江知府方岳貢嚴毅
人也以其蹟涉妖妄斃之杖下後歲餘忽有人見魯
生乘一小艇在平湖縣之東湖仍荷管籥之具高叫

快活閒者雜至或言魯生已杖死雲間何復在此遂躍入水中不復見

居易錄魯顛體上裸被革大濮濮中圓一孔足跣而跳攜一龜為伴顛僥首龜昂鼻呼吸相接時踽地龜行自言當在雲間脫殼遂往松江遇知府方禹修岳貢出作醉顛狀大呼斥其名且曰當不良死方怒杖之立甕後二年有人見之吳閶門有醉歌一首云欄杖下丹邱寒花點石樓十年殘醉裏不見海山秋

魯質嘉善楊匯村民也有幻術每食餅餌輒碎以飼蟻千家窑多蚊質往居者三年夜不設帷帳裸而受嚙蚊害頓減一日詣所親適客至之魚質探袖中出魚嘗語人曰鶴來吾即往矣一日忽有鶴徊翔其側

火從口中出自焚

嘉禾徵獻錄外紀二

釋

郡人盛楓丹山輯　男支焯校訂

梵琦　惟則
萬金　弘道
若愚　道濟
如空　性沖
寂照　寂曉
真可法本　普還
海藏　楞伽菴僧

受囑

血影僧

法聚

明秀

文湛

方澤

廣化

智舷 真謐 道耕

寂然 炤德

雪空

性琮

德珉

永瑛

正念

戒襄

圓信

文貞 圓映 大印

超澂

圓理　明曠
法生　法衡
以貞　斯學

梵琦字楚石晚號西齋老人本象山人俗姓朱氏父杲母張氏夢日墮懷而生在襁褓有僧過之摩其頂曰此佛日也杲因前夢異之名曰曇曜年七歲即能書九歲通文史棄俗入海鹽永祚寺爲僧元英宗下詔用泥金書大藏經梵琦以善書徵至燕京一夕聞西城樓鼓動汗下如雨遂頓悟泰定中行宣政院檄

主福臻院尋主永祚範銅鑄像創大寶閣極爲莊嚴以海岸善崩漸薄城下爲浮屠鎮之凡七級計二十四丈洪武元年九月詔江南遴選高僧就鍾山太平興國禪寺建法會以薦國殤泰厲賜座第一二年春三月復用元年故事召梵琦說法錫燕於文樓之下三年上欲問鬼神事召入京館於天界寺命禮部往勞是夜微疾越四日而化上時禁天下火葬禮部以聞特命從其教齒牙舌根皆不壞歸葬永祚寺學士宋濂爲撰塔銘所著有鳳山北游二集西齋淨土詩

數百首靜志居詩話楚石僧中能象筆有慧刄淨土詩累百可以無譏和寒山拾得豐干韻亦屬游戲讀其北游一集風土物俟畢寫無遺志在新奇初無定則假令唐代緇流見之猶當瞠乎退舍矧癩可瘦權乎同時先後被召者又有惟則萬金

惟則字天真號冰蘖歸安人俗姓費氏少投海鹽佑聖寺為僧徧參名宿凡十八往返無所契合後叩匡廬無極源公豁然有悟歸登講座求證明者甚衆洪武初設水陸會於蔣山徵與法事後以足疾辭歸將示寂衆請說偈則厲聲曰平日說底不是荼毘時獲舍利無數頂骨牙齒舌根俱不壞所著有冰蘖語錄

惟則剃度時髮留數寸不去髭鬚為頭陀狀澉浦人胡秋碧善傳影立志畫惟則像千幅纔及半惟則已化去俄而日本人以入貢至見之羅拜曰此我國祖師也安得在此競以金售之

萬金字西白號白菴本吳人元末天寧寺燬於火萬金來主寺重建之洪武初為淨慈寺主四年春詔集三宗名僧十人及徒二十人建廣薦法會於鍾山命萬金總持齋事靜志居詩話洪武四年十有二月詔徵江南高僧十人詣京師命欽天監蒞日就鍾山建法會御製文宣諭天下禁屠宰明年春正月辛酉昧爽帝服皮弁臨奉天殿以表授禮部

尚書陶凱出午門鼓吹前導至寺用梵法白而梵之癸亥帝搢圭面佛初奏善世之曲再奏昭信之曲三奏延慈之曲舞以應節四奏法喜之曲五奏禪悅之曲夜半六奏偏應之曲徹豆七奏善成之曲諸樂章皆出宗泐所撰救僧寶金施摩伽陀斛法食十高僧者宗泐來復梵琦守仁萬金清濬曇靈慧日居頂尼中闇者次也建會之日天雨桫欏子於山中次日有詔皇太子諸王同觀

五年冬詔復建會如前大駕臨幸詔萬金闡揚第一義諦自公侯以下咸環聽之既化建塔於郡城西環翠蘭若學士宋濂為塔銘有澹泊齋稿鈍翁類稿

李仕魯傳論曰甚矣哉佛教之惑人也英武如太祖猶不能納仕魯讜論且加慘殺焉況欲以止輦愉顏望諸中主而下乎嘗考蔣山之為法會也天子親屈萬乘之尊皮弁搢圭率公侯百官臨幸筵坐樂舞並作傴僂眞獻傳會者至謂佛光夜見天雨婆羅樹子

夫亦近於不根矣於時朝多巨儒率莫能止救西而宋濂又伤以詩若文至謂晉拔幽冥感動天地噫此儒者所不能道也

弘道字存翁號竺隱姓沈氏吳江人出家嘉興密印寺今其地隸桐鄉洪武中住杭州上天竺寺註釋楞伽經京師疫與梵琦同被名授僧錄司左善世在職十年以老乞歸明年秋化於天竺雙檜峰雲隱塔

若愚字鐵菴海鹽人洪武中寶閣寺僧洞明釋典旁通儒書嘗與弟子演說禪理空中天燈羣集人咸驚異機鋒徑捷隨叩而應一時禪學皆宗之永樂庚辰

辭衆而逝

道濟字法舟嘉興人張氏子少儁爽未嘗入鄉校而議辨夙成爲里中所異年十八忽猛省白父母求出家弗許乃日夜趺坐不事生產父母不得已聽之遂入天寧寺爲行者後依吉菴祚朝夕叅叩一日偶行廊廡間聞佛殿磬聲豁然契悟繼謁古印雲峰益入深奧至長安主覺王寺徙海鹽又徙武康游南都還仍至天寧忽買一舟泛湖中信風而行無所的指如此三年入湖州弁山歸化於天寧

如空字無趣秀水人俗姓施少即游心内典及長徧歷名刹叅訪不倦野翁曉來主東塔寺如空往謁每有見解盡被掃闢頓覺索然一日曉召如空謂之曰余有一言幸爲詳剖如空曰幸教我笑而不答又問又大笑如空乃屢禮而叩之曉曰達摩西來直指人心見性成佛惟在直下體取子若信得此義便可放下萬緣叅個一歸何處如空爽然自失曉遂爲薙染勇猛三年一日聞雞鳴忽然有省日夕趺坐曉知其了徹遂授衣鉢萬歷己卯其徒性沖將往所住徑山

臨去謁如空如空謂曰來秋八六吾行矣子宜來一別及次年庚辰八月六日性沖以前命至如空示微疾而逝

性沖字無幻號古湛嘉興人俗姓張兒時啼不止唯以釋氏供具陳於前即已既娶生一子甫四歲嘆曰塵勞膠固安得出離會其師方硯山示以佛乘性沖即若心參閱問硯山曰教可出世乎硯山曰子亦有所省耶無趣老人臨濟兒孫也試叩之當必爲子所重性沖欣然往參之如空喜曰我待子久矣子平日

何所作活曰粗識佛典未盡其奥如空訶曰記此一

絡索汚汝一片清白地付諸長流方堪語耳性沖乃

盡去所學如空示以教外别傳即欲辭家母阻之不

得去乃授徒以養其親母歿遂乞如空剃度如空傳

以衣鉢并偈曰師傳拈花宗示我微笑法親手展付

汝持奉徧歷刹如空既入滅禁足於圓明出關託迹

於東溪菴遂終焉

寂照字晉明嘉興人初投嘉善妙常菴薙髮受具日

誦法華經不輟後居古杭山中每靜坐則蛇鼠鳥雀

皆嬉游其前客至叩門飛走不及輒納諸懷以衣覆之客去則復出有病者詣之摩其頂夙患頓除遂委身爲弟子一日語之曰我五月十八逝矣弟子以五月非法請更訂八月遂歸妙常菴届期弟子來送寂照方掃地語之曰汝不來我幾忘矣遂鳴鐘集衆作偈而化舉龕荼毘火光五色異香竟夕不散舌根不壞叩之有聲鏗然過旬日人又見之於古杭

寂曉字韞空世姓沈其先嘉定人祖練知沂水縣寂曉幼從父培流寓嘉興十九始祝髮與其徒築數廛

於郊外名楞伽室若修梵行諷覽之餘鈎深抉奥嘗謂南北藏典部分重單日就譌舛乃著法藏司南四十五卷又謂大般若經有二十萬頌世傳惟金剛般若經一卷餘皆久晦藏函更為大智度箋五十五卷附藏流通體素弱罕事遠游嘗兩涉天台一詣徑山居恒裹足杜門未嘗踰户限也一日病篤法輩問何所苦荅曰薪盡火滅不知所苦合掌而逝

真可字達觀晩號紫柏吳縣人郡賸笠澤三賢祠前古柏蓋千年物俗傳能為神達觀其化身也父沈連居吳江母夢異人授以附葉大

鮮桃寤而香滿室遂娠生五歲不語忽有僧過門摩頂謂其父曰此兒出世當爲天人師言訖不見遂能語髫年即慷慨激烈貌偉不羣性不喜見婦人長負氣任俠父母不能拘嘗吟曰屠狗雄心未易銷年十七仗劒游塞上還至吳值大雨虎邱僧明覺壯其貌以己蓋蔽之令同歸寺具晚餐歡甚聞覺夜誦八十八佛心大快侵晨即解橐令設齋剃度禮覺爲師年二十從講師受具戒參張拙秀才偈頭面俱腫一日忽悟腫處頓消自是陵轢諸方嘗曰使我在臨濟德

山座下一掌便醒安用如何若何至景德寺掩關三年復回吳辭覺行脚其始日行二十里猶足痛乃以石砥足至日行二百里由匡山五臺至京師叅徧融融於坐次命褫真可直裰施旁僧顧謂曰脫了一層還一層九年歸不與陸光祖契尚書吳鵬佃楞嚴寺爲園真可爲詩以弔囑其徒復之始以藏經卷帙繁重易爲方册萬歷己丑鏤版五臺山繼移徑山藏貯返吳時覺已還俗以醫名真可託疾卧舟中延覺胗視覺至見真可大驚懼真可涕泣曰何迷至此今且

奈何覺曰唯命是聽乃剃髮竟載去西游峨嵋三晉歷關中跨棧道至蜀下瞿塘過荆襄由太和至匡廬尋歸宗故址唯古松一株爲寺僧售米五斗伐其半真可更培之得生又重新其寺時九江舉人邢懋學延居長松館執侍最勤爲說法語集名長松茹退過安慶游石經山乃隋僧淨琬石刻藏經處琬塔爲有力者所侵可真復之啟石室佛座下得佛舍利出時光燭巖壑慈聖太后聞之命近侍陳儒迎入宮中三日出帑金仍令藏於石室賜真可紫伽黎神宗手書

金剛經汗污紙上遺近侍問真可真可曰御汗一滴
萬世津梁無窮法藏從此放光上大喜修傳燈錄庚
子以三殿工下礦稅之令中使劾南康知府吳寶秀
抗旨被逮沈演止止齋集代九卿公救疏畧云湖口
太監李道倫訐知府等官皇上為之震怒
差官挐解疏中情節遠難具悉不知所謂朋謀抗旨
者何事殺傷七命者何狀人臣非病狂喪心何敢抗
違明旨意必該監人役不體皇上不許擾害明旨因
公科斂用強攔截布圖厚利適遇強梗之人爭嚷攬
亂以致殺傷府縣官道里隔別一時失於救護該監
念其爪牙零落怒無所淺坐以朋謀耳如使該監征
權有方何至閱然而起雖殺傷不廟乎抽稅至於殺
傷則其平日勢同剽赦擾害不寧之狀亦可見矣夫
人心之念至不廟死則知府在前亦無如之何以為
救護不及失於制馭則有之若坐以朋謀恐於法未

允也

其妻哀憤投繯真可聞之力為營救賓秀得末減在京師住三里河明因寺夜夢十六僧請挂瓶鉢亭午有持大軸求售者展視則貫休所畫羅漢也凡十六人乃出資買貯寺中僧憨山以黨事謫戍雷州嘆曰法門無人矣嘗謂門人曰海印不歸池北偶談勞山無僧寺明萬歷間憨山大師建海印寺於勞山尋為道流所訟謫戍粵東我出世一大負礦稅不止我救世一大負傳燈錄未續我慧命一大負釋此三負當不復走王舍城矣妖書獄起御史康丕揚傅會入之下詔獄明史綦方郭正域被攻時惟次輔沈鯉與之通問吏部郎王士騏刑

部郎于玉立皆次輔門生于又郭之同年最相厚者
昌言為助山人沈十林名令譽吳江人皆師事達觀
因于亦得見郭并謂次輔于以請告家居二十年始
補原官首輔欲收之不可得其黨始耽耽謂次輔當
國引郭為副于王據要津事不可側適
值聖怒乘機搖撼執沈十林達觀下獄
刑部郎曹挺
官巡獄笞之三十挺官號濬川秀水人萬歷丙子舉
人由肥城教諭遷國子助教陞刑
部主事恤刑山西歷員外郎轉知雷州府未任以病
歸達觀枉錫楞嚴必與濬川相識其嫌隙之閒不知
何自既被杖索浴罷說偈堅坐而逝
劉若愚酌中志御
史康丕揚有外轉
消息近侍實忠貞在文書房捧匣
盜透信於康著尋
聳動聖心事件入告庶可免康遂
籍妖書糸僧人達
觀之書簡有可罪字句疑妖書出
其手然觀實不知
頻遭笞榜繫刑部獄作偈書壁云
鑼聲未齒鈴聲續
誰是聲分誰是閒因憶法堂鐘鼓
後古來魂夢更紛紜遂無辜瘐死
待命六日始出獄

棺殮而顏色不改還葬徑山後移五峯真可自出家即脇不至席四十餘年性剛猛精進幼奉母訓不坐閾則終身立不近閫見古剎荒廢必力新之凡重興者一十五所諸經論文集世所罕見盡搜出梓行晚得蘇軾易解大喜偶讀長沙志至李賁不欲死賊授劍部將令斬其全家部將慟哭受命既推刃因復自殺淚涕迸灑弟子有不哭者呵之曰當推墮汝於崖下其忠義感激類如此有茹退集時偕真可入京師者有大勝寺僧法本字幻予因真可得見太后供養

五臺山之妙德菴賜金字經三卷袈裟一襲歸化於大勝寺

普還仁和人生而無舌脚筋攣縮父母惡之七歲棄六和塔僧寺中尋以主僧羅事還無所依手行乞食備極苦楚忽夢皓鬚老人語之曰崇德是汝生活之鄉然不識崇德在何處亦無由達也用手匍匐日不能數丈展轉間忽得登普陀山禮大士舟憐而收之往返者六復夢老人語曰曷不往崇德一日以便舟至崇間人言此崇德也大喜滚而登陸入湘漿廟中

宿焉朝出行乞人輒與之暮而歸未嘗飢也三年思其父母手行至家父母復不納其嫂憐之與錢數緡因欲再往普陀抵海上舟人難之還叩頭無算得附忍飢六日抵山下同行者不顧去還奮力滾上山半見稠人中有一瘦而長鬚者叱曰瘂癱乞兒來何為還不顧更滾至大士前出錢倩人焚香楮拜畢下山長鬚者隨其傍問曰汝餓耶袖出一饅頭令食入口微有灰氣食後覺肌骨皆涼喉間蠕蠕若有物生焉須臾舌已長出長鬚者問之能應對矣袖中又出一

饅頭小於前更令食之入口似有草氣味微酸遂覺徧身骨格格有聲凉爽不可言自是筋亦舒長長髯者忽不見觀者皆駭嘆歸湘潁未幾夢長髯者復來伸其兩足行步如平人里中人見其瘂而能言癱而能步皆往普陀之效遂號為普還時萬曆庚戌春也普還老湘潁廟姚士粦蓋目覩之載見只編

海藏字宿峯本溧水人俗姓薛少為傭作甚苦不習文字年三十六受五戒祝髮遇三比丘授以大悲呪心經即能記憶成誦自後遇人疾厄輒為之持呪誦

經里中小兒痘瀕死呪之即活人以為神僧住嘉善慈雲寺寒必繞城念佛聲如洪鐘一日偶出遇惡犬於塗海巖拜曰與汝解宿業矣須臾犬斃道上年五十五坐化寺中

楞伽菴在郡北一里許萬曆中有僧來禪坐終歲里人常飯之數年乃覓一徒年可四十餘不置卧榻天寒以帶繫腰間師徒相背而坐如是又十餘年老僧年七十餘一日謂其徒曰為我具湯沐我將去徒曰何時老僧曰酉刻徒曰相聚數十年豈可今日便相

棄幸師少待未幾浴罷徒亦浴披衣各端坐而化里中觀者數千人乃更新其菴成精舍矣僧與徒皆失其名

受囑字心傳秀水人濮院鎮董氏子崇禎初建碧光菴於郡南門終日趺坐而檀施不絕締構崇煥像設嚴整人咸異之戊寅己卯歲兩浙大祲飢民枕藉死僧之出叅者皆無駐足地受囑獨設單榻徒輩以爲憂受囑曰無憂也適江外米商有米數十艘在丹徒南風怒號閘不中米騰貴而不能進忽雲際見韋馱

神呼曰嘉興碧光菴僧絕糧若輩能每艘以二十石爲雲水糧我當以北風相送諸客羅拜且解維但見舟行甚疾因舉帆而南回視諸船其爲北風阻者如故也至郡先訪受屬授以米可數百石國破時郡民多奔亡受屬獨招納難民數百人於菴而趺坐門内有鎮將過訶曰此達摩西來相也拜而去令軍中不得有所犯難民獲全後以功行邑人請住楞嚴寺仍歸化於碧光

雪空平湖人爲行脚邑民夏某飯之謂夏曰今日汝

家有難可亟移夏信而從之傍晚火焚其廬夏德雪

空因館焉以精形家言爲主人擇地未一年一夕忽

謂曰吾去矣更衣沐浴而逝有頃復醒曰不宜死汝

家前村五聖堂可即起步至堂從容謂衆曰我今的

逝矣葬即葬我堂後言畢死衆具龕斂舉燭者誤以

燭油一點漬雪空股上雪空忽作聲曰不愼衆驚相

視閉龕如言葬於堂後

血影僧者郡西門外岳廟守院僧也乙酉夏大兵壓

境游卒至村落中掠婦女數十人繫神座前荷戈復

出蜀僧護守僧憫而縱之廟後有大渠環帀不得渡取門楯及椅桌架梁蟻附得脫須臾卒至大怒懸置廟前石坊柱上各彎弓射之至死血漬石宛然如畫坊在城西二里許三塔寺東百餘步風雨蕩滌久而益新不知其名第曰血影僧而已

性琮（悰一作）字白法江西上饒人天啟末來主楞嚴講寺建天王殿笠院紫柏院寺初無田性琮為募置飯僧田二百餘畝國破時羣僧皆逸性琮念方冊藏經乃佛祖慧命所關誓以身衛炷香佛殿洞開經櫥兵

至被縛者三揮刄不中乃罷去經坊以全又建營泉寺漏澤寺東塔大悲閣亦能詩不甚工年八十四說偈合掌而化

法聚字月泉號玉芝嘉興人俗姓富髫年業儒通經籍稍長出家海鹽資聖寺好爲韻語忽自謂出家兒當爲生死嗜此何益遂誓志叅學覩王守仁傳習錄謂與禪理不殊乃趨叩還結廬於澉湖之悟空山聞金陵碧峰夢居之名荷笠往叅問董兩湖須碧峰寺裏有如來莫便是和尚否居云上座還見麽曰縱見

得也是金屑落眼居曰這死漢死去多少時汝來為他乞命轉身回方丈一日問如何不落人圈繢居與一掌曰是落也是不落也法聚乃頓悟因作詩曰大地何人不夢居夢中休問夢何如煮茶消得閒風月不向蒲團讀梵書居入滅徙武康之天池與王畿蔡汝楠唐樞同郡董澐共證儒釋異同之旨山陰徐渭自以才高一世名流皆不足供其驅使獨與法聚相倡和晚歲有芝產坐下因以自號錢塘淨慈寺有傑閣憑虛而出俯瞰西湖一覽可盡天順中學士錢溥

題詩其上用腰橋二韻亙百年和詩甚多皆不穩帖法聚題其後曰芳草不知埋帝烏垂楊猶自學宮腰天空水月三千頃春老鶯花十二橋聲光俱麗由此詩名大振有王芝內外集法聚在海門寺搆雪堂每春社集緇素之徒修淨業於此堂前有古柏二株蓋唐時遺植著王芝語錄頗雜儒語

德珉字伯貞號石牕嘉興人洪熙閒住虎丘後居徑山能詩

明秀字雪江海鹽人俗姓王氏薙髮邑之永祚寺巨

目𥇤吃直骨嶢巖肖枯木怪石無一毫澤媚態自少即酷好為詩與邑中處士陳鑑朱朴為詩社煅煉吟唔夜以繼日晚居錢塘結茅聖果山之石門因自號石門山人菴側有郭公泉人蹟罕到居久之夜夢有陳姓者叩門入而揖曰西有月巖請觀前生所為詩旦乃求之榛莽中果得月巖巖石上刻元人詩一首後署名曰雪江陳天瑞題與明秀同字因悵然若有所悟終於海門寺有雪江集三卷

静志居詩話王伯安謫龍場驛丞雪江送以詩云蠻煙瘦馬經山驛瘴雨寒雞夢早朝一時傳誦之斯未為驚策特以清越勝耳觀其遺集三

卷流轉跌宕不失清江靈一之遺音臨終偈云一夜小牀前燈花雨中結我欲照浮生一笑浮生滅亦復法中所謂解脫者

永瑛字含章號石林海鹽天寧寺僧有石林集釋冬谿云石林禪餘景與意會朗吟自若其詩意到辭發頗多率爾而幽沖暇豫自足陶寫蓋適其適而不適人之適者

文湛字秋江海鹽天寧寺僧顧氏族譜湛運使正之伯叔行也有蘆葦亭稿靜志居詩話秋江詩亦清微可云筆非秋而垂露嘗輯江海英集庠行世者也

正念字西洲本吳縣人郡景德寺僧游京師內閣夏言在禮部見其扇頭立春詩有欣欣草樹皆生意落

落山林有棄材之句笑曰僧欲官乎試以公案即授都綱世廟方崇道正念在事梵誦而已未幾有行人侯官舒汀者聞正念善說詩訪焉正念以他公事接待甚畧未幾正念乞假還郡時汀已擢御史出按浙江人有惡正念者誣告其假印事汀録詞罵曰此髡素狂悖宜有之論如法同郡主事彭輅與正念為詩友為之求解得末減贖徒猶以罰鍰不具繫獄在獄日作詠艾虎詩曰世蓄三年病門懸五日時雄風吾不競猛勢爾何為正念在獄七年七夕詩有九死人

間射虎圍六看天上女牛磯之句輅欲為償錢而不能會辰州王有為來知府事代償出之輅遂邀正念主詩社與戚元佐項元淇精嚴寺僧方澤為五友生計落魄嘗寄食於數家輅作詩社四友傳論其詩曰正念造句淩脫意表似玄鶴丹鳳度海浮空譚六朝初唐而輕子美及大曆諸彥入獄以後更精鍊悲惋生平進不得之於官退不得之於僧且死而莫之嗣知與不知皆痛傷之

方澤字雲望號冬谿嘉善人本任氏子為精嚴寺僧

性穎拔日誦萬餘言稍長工詩與唐禎之陸先祖咸元佐彭輅項元淇游甚密方澤不自以筆墨爲長推正念主詩社賡唱無虛日禪房清整有山林之趣晚歲病足不能出戸庭乃更肆力於禪趺坐嘗數日不復食飲未幾卒輅論其詩曰方澤資分奇雋網羅浩博貫穿馳騁於梵藏旁及六經子史詩守盛唐體而不喜剪刻藻繪余獨愛其嗌岳鄂王詩曰日月尚懸南返駕闕山未死北征心之句著冬谿內外集八卷

飛襄字子成號平野海鹽天寧寺僧俗姓李少工詩

兼善書畫有禪餘集紫桃軒又綴平野體魁碩狀如布袋和尚得事文徵仲先生又叅請張靖之黃門許雲村給舍陳句溪朱西村兩處士所得高勝吟道不在雪江冬谿下畫雲山亦斐亹不輕為人作

廣化字無期海鹽之梅溪人俗姓王氏薙髮於永祚寺尋復出叅數年歸住郡城之藕花菴後復歸永祚建古東林社穿池種竹以吟詠自娛有唾餘集一卷四明沈明臣云海鹽天寧永祚禪寺自國初楚石始倡詩教正嘉間又有雪江者出而平野襄公又雪江之耳孫也襄公前又有文甚永瑛後有戒逸斯德而萬歷末又有廣化格律尤工其徒法衡乃彙禪藻集一卷以表此山詩派之盛云

圓信字雪庭更字雪嶠寧波人初住武康雙髻峰後主東塔與天童悟禪師同為禹門法嗣天童以巾拂付弟子一十二人再傳登獅座者六百七十八人居士不與焉圓信終身不付一弟子靜志居詩話雪公手攜藤杖甚奇古或見之以為難得雪公笑曰小大魔王動以拄杖拂子付人十年之後此物不中打狗謂悟公暨通客也將示寂坐高齋倪見擔糞者過其下呼至授以拂子曰拏去趕蒼蠅可謂獨立不懼者矣有語風稿一卷郡中人士僅以詩僧目之晚年示微疾召知己拈偈曰三間茅屋傍溪住兩扇竹牕闊月眠亦瀟灑有致居易錄宗弟少司徒巋菴撰云少時聞太常公時敏言在徑山親見雪嶠禪師將入涅槃

召集大衆陞座說法竟呼茶茶至笑謂衆曰喫一盃茶坐脫去也置茶盃而寂

智舷字葦如號秋潭嘉興長水鄉梅溪人俗姓周氏年十七歸金明寺僧千江為弟子好學時時微吟長嘯人亦未識其工詩也里人項元汴獨知之汴嘗圖行看子令人畫其面而自畫其全身一日宴集示客索題在座十餘人皆無佳句智舷信手題曰倩人圖面自圖身面或隨人作喜嗔只有此身偏崛强詘伸不肯暫隨人舉座驚嘆自是名日盛別築秋水菴於城西三塔之南臨池而書每片紙出人咸寶惜之同

郡侍郎岳元聲酷愛其詩傍菴高樹數十株秋深葉紅黃如繡遂更號黃葉菴自稱黃葉老人知府詹應鵬往訪之捐俸為築歸老堂於金明迎之歸凡十餘年年七十四而化侍郎朱大啟為葬於菴後著黃葉菴詩集四卷静志居詩話上人妍錫舊地在金明寺湖天海月樓東有老梅橫牕日吟詠其下後移郊西之黃葉菴郤深水曲物外蕭然而以善行草書造請滿戶限上人亦不憚煩有求者必應也同時又有真謐道耕者真謐字静菴道耕字牧隱皆薙髮於真如謐於寺建長水法堂耕建禪堂辛勤締搆謐與智舷時相唱和所交皆名流詩多失傳耕又

亞於謚云紫桃軒又綴謚公自號定湖老人所居遶屋四五畝細竹翠煙碧霧籠密深徑僅通蛇徑風過之蕭然非禪流韻士即屐蹤不出詩語淡雋與項少岳同調項子京為作定湖圖

文貞字蓮生桐鄉人為精嚴寺僧方澤五世孫也晚與雪竇同事智舷為師舷化後住小萍菴輯檇李禪林詩頗具手眼同時有圓映者字元徹號雪溪嘉善西林寺僧池北偶談在京師出城送客偶憩野菴見壁上題詩甚有意義詩云春風迢遞憶天台五月冰寒說五臺無數好山游未盡秋霜又欲上眉來考之乃明嘉善西林寺僧雪溪圓映作也 又有大印者字圓印號薝蔔俗姓沈吳江人桐鄉華嚴菴僧與文貞互相推許文貞謂映詩在靈一處默之

間文貞化後詹蔔輯其所作爲萍菴詩附於禪林卷末然其調皆畢靡蓋域於時趨者
寂然字由菴秀水人參密雲師問父母未生以前有省意精進而不露聲彩隨密雲於育王寺掌樵爨又隨往天童主番鍤儕類鄙之亦莫測所爲晩結茆於青芝塢旁植松杉自號由菴所著影菴集選燔剩集及散語行世其徒曰炤德字不孫性狷介建默菴閉關者三十年亦能詩有水邊居詩稿後復居山有山中草

起徵字白漢嘉興人於杭州南屏法相寺爲僧少不慧衆僧咸侮之年十八忽發憤神智頓開朗爲文章下筆立成不假思索禮部尚書華亭董其昌過寺見其所撰著及書法大賞之因携之歸松江令主殊勝寺遂縱觀其家藏圖史學大進復善畫雖片紙人皆寶愛之云

圓理字雲東嘉興人出家天寧寺有雲東集

明曠字公朗崇德人住西林寺能詩

法生字化儀崇德人少林寺僧後居徑山能詩

法衡字秋岩海鹽人居天寧寺有竹西齋稿

以貞字純白海鹽人居資聖寺詩載列朝詩集

斯學字悅文號庚山海鹽慈會寺僧有幻華集靜志居詩話庚山詩格清圓禪藻集載其居士稱之曰清冰厲操栗玉明襟韻似道林不屑養馬才優無可不愛除官可云賞譽之至

嘉禾徵獻錄外紀三

軼事

郡人盛楓丹山輯　　男文焯校訂

孫　廓　沈　興

徐　翁　繖　商

岑思敎　邱　遂金九淵

施　屠　賴　五

孫廓秀水人業商永樂中往南陽行次襄陽江口登岸見一布裹解視之金釵一雙也廓念曰得之非義若失物者婢僕必且喪生遂默坐以俟之薄暮一女

奴號咷而至鄺驗其實付之女詰其姓名不對去抵南陽獲倍利既而偕數客復詣故處其女適浣濯河下識鄺儀貌與語移時忽大風雷雨交至餘舟前行者悉覆沒獨鄺以羈泊無恙

沈興海鹽人家世豪富正統七年九月詣闕進漆一萬斤禮部請給半值上詔曰小民不遠數千里效勤宜照時價給之不可更減下禮部與領價如數事在實錄中同邑張寧嘗曰他日有以官價買海鹽民物者援此例乞全給當無詞也

徐翁失其名嘉興人居縣澤寺旁為賈好行其德嘗坐門外見二青衣揖而乞食問之則河南解軍至廣東而還者途長費盡乞食歸耳因出文書示徐徐曰限已踰矣今復為此安得抵家因問歸得幾金曰若干徐顧家人曰具饌勸之飽食食已囊碎金如數遺之其人泣拜而去後十年徐亦以解役至河南夜不能行望燈火投宿以為古廟及至則大家門樓也告門者而入宿於外舍有頃主人自外入徐從門隙窺之燈火僕從甚盛至廳事揖而入既卧矣主人復出

叩徐曰客是嘉興人知某處有徐翁否徐問其年曰若干名某字某徐問何以知之則具言所以蓋受金少年徐曰我即是也因相抱而哭問行李若何徐曰囊中尚餘二十金主人曰未足翁但留取文書來為翁辦之徐留其家二十七日晨夕酣飲及回牒至乃行出妻子相送其出入廳事必揖者蓋為徐木主終日拜之也又徐嘗在門有弄狙者以狙置徐門而捫蝨狙脫韁鎖而逸乞子大哭徐曰勿哭狙去不遠與若錢百呼能還逐狙者與之乞子果得狙後徐以役事

舉一鄉人充之鄉人怒舉家伺徐之間窘之僻處適
羣乞見之一乞兒曰是徐翁也呼其侶逐鄉人負徐
歸徐不識問之曰我亡狙乞兒也

徽商失其姓名故大富賈於九江萬歷壬午有七人
江行被刼浮水而號商往救焉各給衣食路資而去
初不問七人姓名七人皆赴禮闈者明年癸未六人
登第其一爲莆田方萬策商後家坐落贛身於副使
屠謙家爲僕數年萬策以御史出爲僉事分巡嘉湖
過謙見僕而駭因曰曾記八年前活數人命否商已

忘之矣良久乃云曾在九江救失盜者數人萬策出席長跪曰我恩人也七人之中我亦在焉即告謙贖之至公廨款月餘贈數百金柬同難者共助之商歸於嶶仍稱富室云萬策字元忠雲南道御史

岑思教字海南餘姚人萬歷中授徒於桐鄉烏墩之鈕氏鈕故饒於財病亟謂之曰吾父年高而子幼恐遺業不保尚有少物為先生壽勿告他人也思教唯唯受之鈕歿後思教歸餘姚十年一日來訪鈕翁及孫尚無恙語次道前事翁曰無之思教啟篋示之封

識如故鈕氏感之因請留爲終老計後以疾卒鈕氏於近地營墓立碑

邱遂字叔遂嘉善人初爲僧字凡可能詩兵部侍郎岳元聲未第時與遂善既貴疏之嘗造元聲家其僕倨慢遂嘲以詩岳怒懼而蓄髮補諸生元聲方祖武穆王遂復爲傳奇樂府巧詆之岳益怒一日入南城岳氏諸僕邀之塗聚而毆之必欲致之死窘迫投友人金九淵宅九淵匿之內室諸僕叫噪九淵門終不可得乃去九淵字長明諸生長於醫爲人任俠三縣

田糧互許九淵與吳賓素等同徵下獄褫其衿

施屠者失其名嘉興人居於石佛里禾俗每於三月祀田祖演劇以爲樂是歲里中演劇作宋相秦檜狀獰惡不可堪屠於衆中諦視不勝憤持屠刀直上殺優里人執之白於官知縣某原其情從末減論戍未幾赦歸猶以此自詡嘗書於屋壁曰殺人不死施屠

賴五嘉興人不知其名市中販兒也嘗縱博不勝席捲坐上錢譟而出博者怒逐之與鬬莫能勝乃議數人詭爲欲博者誘五往而令他人首之官五擄坐且

歡呼大嚼捕者至倉卒不能逃至官杖數十羈之夜逸不知所之後五年有邑人私入海爲賈至紅毛國其國王召見問其鄉里云浙嘉興人王語侍臣趨召貴人良久貴人至王與語䛐不可曉有頃貴人下殿謂之曰王以我與公有香火情故特令相見公亦識我乎邑人諦視之未遽言貴人曰我博徒賴五郎也今爲海外貴婿不得復還鄉矣邑人唯唯五爲置酒道款曲臨別贈以金及長穤一條上繫以濶帶中有匕首二廣五分長五寸言此赤鐵禁入中國衣帶間

或不至檢閱姑蔵之以爲衛身具臨歧笑謂曰公歸語杜渭陽尚能杖我於庭下否渭陽時爲嘉興令杖五者也